

弘治

李崆峒先生文

諱

夢陽

癸丑科

弘治

錢鶴灘先生文

諱

福

庚戌科

弘治庚戌

鶴灘先生文集

第二部



錢鶴灘先生制義序

予見鶴灘之文於文紀者幾三百餘首存諸集者僅三十餘不幾闕略乎予曰不然鶴灘長於用實而不長於用虛此制義初

體也一篇之中有排股有排句
此古人之所謂四六體也永叔
少成進士久乃自厭其文類於
俳優者之辭後得古本韓文始
爲古文卽其所爲四六體者轉

折員動大概本諸宣公之奏議
而稍稍紀律之蘇子瞻最善用
此法然終非其好也況制舉業
者爲論語之文大而渾爲大學
中庸之文微而切爲孟子之文

醇而婉而必以四六之體行之
役使經義強就比偶豈足傳世
久遠而無敵乎故曰鶴灘之文
初體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固城陳名夏題



錢鶴灘先生文目

學庸

安而后能慮

二句

無情者不得

民志

如惡惡臭如

三句

此謂唯仁人

惡人

與其有聚歛

二句

父為大夫子

一也

明乎郊社之

掌乎

變則化唯天

二句

載華嶽而不

二句

是以聲名洋

尊親

論語

仲弓曰居敬

可乎

文質彬彬然

二句

上如揖下如

二句

勃如戰色

一句

非惟裳必殺

二句

席不正不坐

一句

通之事父遠

二句

孟子

句踐事吳

一句

王顧左右而

一句

事齊平事楚

二句

由湯至於武

七作

夫志氣之帥

其氣

其為氣也配

二句

請野九一而

自賦

卿以下必有

一句

諸侯耕助以

二句

古之人未嘗

二句

歲十一月徒

二句

其事則齊桓

二句

相秦而顯其

之乎

孔子登東山

一節

歸斯受之而

一句

春秋無義戰

全章

衆皆悅之其

二句

文鳥雅高

月二

五

文目終

錢鶴灘稿

固城陳名夏百史手定

○安而后能慮

二句

錢福

身安而有以精其思、精思而有以造其極、蓋學貴得所止也、而得原於慮、慮原於安、何莫而非自然之序哉、今夫大學之道、以至善為標準、止於至善、以知止為門戶、知止而安、吾知其起居食息、蓋無往而非道之寓也、從容閒暇、不因物而遷、窮通得喪、蓋無適而非義之順也、優游泮渙、不擇地而處、由是事之來也、雖曰千緒萬端之不一、而權度精切、無毫釐之差矣、物之至也、雖曰千變萬化之不齊、而區處適宜、無錙銖之

爽矣。其能慮也。何如。既安而慮。吾知其極深。研幾孰是孰非。斷乎其可識也。何疑似乎。研精覃思。孰可孰否。瞭乎其可志也。何舛繆乎。由是明德之中。有至善焉。雖不可以一蹴至。而已在吾躬行中矣。新民之中。有至善焉。雖不可以一端求。而已在吾運用內矣。其能得也。何如是。則安慮於先。能得於後。此正至善之由也。

禪宗盛行。便謂知止能得已了。却天下事。不知此後。煞有推行運用。功夫在此。文曰。雖不可以一蹴至。等語。看見先輩理明學實。不苟簡。虛譚處。安字屬身。凡震川諸先輩。皆依註用之。艾千子稱兩題義不差一字。讀者得其意而行。以疎濶之氣可耳。

○○無情者不

民志

錢福

傳者言聖人能屈訟者之辭。推聖人能屈訟者之心。蓋德者化民之本也。非聖德足以服其心。安能屈其口。而不敢盡哉。大學引夫子之言而釋之曰。聽訟非難。無訟為難。何則。鼠牙雀角。爭訟盈庭。言非不虛也。惟聖人能使無情之人不敢盡此虛偽之言焉。厚貌深情。各聘其辨。語非不誕也。惟聖人能使無情之人不敢盡此誕妄之語焉。所以然者。果何所自哉。蓋由意誠心正而已。德既明。故薰陶漸染。而民德自新。不必刑以驅之。自然有以懾其衷。本心徐還。曲直自釋。爭不待割。而自泯也。不必勢以迫之。自然有以惕其慮。天理畢見。是非自平。獄不待決。而自息。

也。若然則明德為本，所當先；新民為末，所當後。際可見矣。不得盡補出。聖人能使大畏，向推原意，誠心正氣，合經傳文字。

○如惡惡臭

三句

錢福

實有所發動於心者，求以自快足於己也。蓋意者心之所發，好惡是已。於此而皆實用其力以自慊焉，意豈有不誠哉！且意之誠否，決於為己為人之一念。念之所發在於好善惡惡之兩端，是故人能致知己真知惡之可惡矣。苟外雖惡之而心或便之，是猶有不惡者以挽之於內，豈能決去其惡哉！必也自表及裏，無一毫之不惡，如惡惡臭之務決去可焉。人能致知己真知美之可好矣。苟外雖好之而心或安之，是復有不

俗句

記

好者以拒之於中，豈能必得其善哉！必也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如好好色之求，必得可焉。夫惡乃吾所本無，向為窒塞於中，未嘗不慊然。

於心也何快之有。今如惡惡臭者，欲以洗向來之窒塞，而自得乎其心耳。寧不為之洒然一快也哉？亦猶惡惡臭者，求足於己之臭，初非苟且為人而惡之也。不謂之自慊而何善？乃吾所固有而也。遺失於外，未嘗不缺然於心也。何快之有？今如好好色者，欲以復前日之遺失，而自滿乎其心耳。寧不為之豁然一快也哉？亦猶好好色者，求足乎己之目，初非苟且為人而好之也。不謂之自慊而何？夫自慊於惡惡也，心之發於惡者，毋自欺而實用其力矣。實用其力為誠，而心之所發為意。欲誠其意者，豈外是耶？無空翻逆，駕諸套於好惡二字，實實發明。此皆擒為己是先輩老法。

○ ○ 此謂唯仁人

惡人

錢 福

舉至公之人，得好惡之正。此傳者引古語以明能絜矩者然也。蓋好惡

得其正，非至公之人不能也。傳者舉此為言，其中明好惡公私之極，亦

可見矣。且夫流放媚嫉，君子可謂能惡人矣。謂之能愛人者，何哉？夫惟

仁者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欲自累也。廓然太公，無一毫私意自蔽

也。是故天生斯賢，將以固人國也。苟小人不去，則掩義隱賊，而君子不

得進，浸諸庸回，而賢者不得伸，烏可謂之能愛人哉？今也屏小人以進

君子，則媚疾以去，俊傑登庸，豈非所謂唯仁者能愛人乎？蓋常人非不

愛人，然愛出於私，故唯仁者之愛，則得愛之正焉。天生斯賢，將以基邦

家也。苟○小○人○不○去○則○崇○飾○惡○言○而○佞○人○滿○於○朝○傲○狠○明○德○而○賢○人○蔽○於○野○烏○可○謂○之○能○惡○人○哉○今○也○絕○小○人○以○安○君○子○則○惡○在○媚○嫉○恩○在○天○下○豈○非○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乎○蓋○常○人○非○不○惡○人○然○惡○出○於○私○故○惟○仁○者○之○惡○則○得○惡○之○正○焉○仁○人○好○惡○之○正○如○此○則○用○人○之○能○絜○矩○明○矣○中○二○此○雙○行○愛○惡○單○從○去○小○人○說○來○非○先○革○不○能○

○○與其有聚斂

盜臣

錢 福

觀大夫損上以益下而義利之辨可知矣夫損上益下君子公物之治也。畜聚斂之臣則害於其民甚矣。豈為人上之道哉。大學引獻子之言曰。治莫先於義利之辨。政莫平於財用之公。鷄豚牛羊利之微者也。當與民共之。固也。若夫百乘之家。其祿養於民者。尤為厚矣。曾是而可畜聚斂之臣哉。今夫臣一也。而有聚斂之臣焉。謂其取諸民以益上也。有盜臣焉。謂其取諸君以自益也。均之計利而害義者。君子所不畜也。然權其利害之分。而定其輕重之差。則聚斂之臣。攘其利於民也。攘民其二字之利而病民重矣。病民之惡。不可長也。盜竊之臣。攘其利於君也。攘君

之利而損君多矣。損君之惡，猶可言也。與其籠天下之利而括剋以自殖，孰與聽臣之盜而自損者之為得乎？與其利斯民之利而橫取以自富，孰與盜君之積而損上者之為愈乎？視人惟我，寧以天下之故病吾身，視我惟人，勿以吾身之故病天下。蓋好利者，民之心侵其利者，傷其心者也。內未而所出者悖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而導利以布諸上下，固其責也。苟有利於生民，吾無惜於自愛，而顧忍厚歛以剝其民哉？貨財者，民之命，奪其財者，戕其分者也。好義而不終者寡矣。人君以立民為要，而利用以阜其財，貨皆其分也。苟有害於百姓，吾得安於獨樂，而顧忍暴歛以虐其民哉？此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也。

有尾

前以蘇勢出與其寧有後半推開一步婉調入古

與其有錢

禮記卷之六 大學

○○父為大夫

一也

錢福

觀聖制奠祭喪服之禮各惟其分而已。蓋禮莫大於分也。因分以盡情，其善於推己及人者與。中庸述周公以明道之費隱，意謂周公之制禮，不惟孝以事先人，而且孝以治天下，是故自奠祭之禮言之，如父為大夫，子為士與，則奠以三月，稱有家也。而祭之則禮惟三鼎爾矣。樂惟二佾爾矣。雖禴祭也，而君子不以為隘。如父為士，子為大夫與，則奠以踰月，明有位也。而祭之則禮用五鼎爾矣。樂用四佾爾矣。雖備物也，而君子不以為濫。蓋奠從其爵，反始也。貽死者以安也。祭從其祿，致愛也。伸生者之情也。何莫而非協於義哉。自喪服之禮言之，期之喪達乎大夫。

公名真成 中庸 錢鶴 雞稿

何也。是諸父昆弟之喪也。其分殊者。其情殊。而大夫則降。諸侯則絕。焉。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何也。是父母之喪也。其恩深者。其服重。而貴不加。損賤不加。益焉。蓋服有降絕。貴賤也。所以曲而殺也。服無貴賤。親親也。所以經而等也。何莫而非達其情哉。是則奠祭以爵祿而定者。追王上祀之遺意也。喪禮以貴賤而別者。天理民彝之至情也。信乎禮通上下。而為作者之聖與。

以奠祭喪服四字盡題。簡矣。嚴矣。但本文既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矣。又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不幾重複乎。三年之喪。不獨父母也。適孫為祖。為長子為妻。天子達於庶人一也。周穆后崩。太子壽卒。起

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故漢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此段註未明解。混之則非矣。故因鶴灘先生作而發之。然鶴灘寔因註未明解。略之也。艾千子就題立義。如自然位置。不費牽合。真先輩經制之文。

父為大 錢

○○○明乎郊社

掌乎

錢

福

知聖人於祭祀之義為能明則知聖人與治國之理為易見蓋幽明同一理而祀神難明於治人也聖人於祭祀之義既明而何有於治國哉今夫禮必有義而祭之禮以義起者也非義精不足以實其說非道體不足以致其義是故人徒知武王周公制郊社之禮也而不知其有上帝之義在焉蓋惟聖人與天同德而後為能享帝故郊社行而儀文畢具誠有足以享帝者豈非其與天地同德而洞燭乎郊社之禮義乎又徒知武王周公制禘嘗之義也而不知其有事先之禮在焉蓋惟孝子與親同心而後為能享親故禘嘗舉而執物悉周真有足以享親者

卷之三

禮

錢

福

此處有大量的手寫批注，內容較為模糊，但可見其為對正文的補充或考證。批注文字多為小字，且部分被大字覆蓋。

豈非其與親同心而昭灼乎禘嘗之禮義乎夫郊社之禮義之精者也武王周公既有以明之則紀綱法度之敷於中國特其粗迹耳何難見之有哉吾知其奄旬萬姓而不變之休不待智營力索即此郊社之義而可得矣其於視諸掌之易見也夫何殊禘嘗之禮義之微者也武王周公既有以明之則謨訓功烈之陳於天下特其顯者耳何難見之有哉吾知其誕受多方而重光之業不待詢考定訂即此禘嘗之義而可得矣其於視諸掌之易見也夫何異吁武王周公之制禮而有如此者豈非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哉

只言既明禮義治國易易不瑣瑣以天人幽明比量合處此題絕作也

○○變則化

二句

錢福

推學問之極功而為聖人之能事蓋化非聖人不能也極致曲之功而至此焉豈非殊途而同歸哉且致曲非聖也而其功與聖人而同歸致曲人道也而其極與天道而一致蓋吾能致仁義之曲以動乎人也則人不但變不仁而為仁變不義而為義吾知其變之之熟渾然與仁義而為一四海同風不見其有不仁不義者矣遷善遠罪之形迹不於是而俱泯乎是則不謂之變而又謂之化焉吾能致禮智之曲以動乎人也則人不但變非禮而為禮變非智而為智吾知其變之之深翕然與禮智而無間萬夫一志不見其有非智非禮者矣舍舊圖新之端倪不

於是而俱消乎。是則不謂之變。而且謂之化。是化也。豈他人可能哉。唯天下至誠。德無不明。而心之理無不實。曲無不致。而推之全體。無不盡。仁之於父子也。親。義之於君臣也。至而天下之父子君臣。於此而取則。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此其所以能化也。致曲之化。而不異乎此。則自明而進於誠矣。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而天下之賓主賢否。於此而取法。所謂不言而信。無為而成。執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此其所以能化也。致曲之化。而有同於此。則自人而造於天矣。噫。此即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有尾

仁義禮智。君臣父子。賓主賢否。等語。此先輩極盡拙不渾融處。師其其意可也。至于從變字講化字。其理甚確。能化字亦與時文別。中庸一書。本天道而歸之人事。時文講入玄幻者。俱非。存此以誌其一端。艾千子

今人於能化處。只有不着思議。不假作為一境耳。安能明切直捷如此作也。先輩以事言理。以用見體。如此。

變則 錢

公台... 錢為雅高

振之者矣。地則振之而不使其或洩焉。不然何其崑崙日注而未嘗見其竭也。尾閭日受而未嘗見其溢也。其有容也又何如。吁華嶽可載則極天下之重。不足載矣。河海可振則極天下之流。不足振矣。非道之廣博深厚。固無以至於此。而非不二不息。又何以致盛如此哉。子思揭是以為言。意至矣。

意為沉博絕麗之文。而失之板滯。

○○是以聲名

尊親

錢福

中庸贊聖人之被於下者。別言之而無間。舉人心之歸乎聖者。極言之而無遺。蓋中國蠻貊。雖若有別。而聖人之譽施。已無間矣。則夫人心之歸聖人者。雖兩間之所際。而豈有或遺哉。中庸論天下至聖而終以此意。極至矣。何則。天下至聖之德。充積既極。其盛而發見。尤當其可。是以實大。而聲宏。功高。而施溥。其聲名所在。非特昭彰於一邑一邦之間也。而實瀰漫洋溢於輿圖之所及。蓋自侯甸。以至於要荒。莫不知其聲名。馬曰。聲名者。良以中國為有知。而近者功不足言。故舉聲以表實耳。其恩施所及。非特宣著於衣冠文物之都也。而實漸被沾濡於溥海之裔。

此處先作二柱

○為○見○當○時○用○字○之○意○不○然○子○思○之○意○亦○偏○矣○

錢福雜稿

夷蓋自南蠻以至於北貊莫不被其德澤焉曰施及焉者良以蠻貊為無知而遠者聲不足盡故舉施以見功耳夫中國蠻貊可謂遠矣然別而言之若有遺也孰若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為無遠不到乎舟車人力可謂及矣然至而通之若未盡也孰若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之為極盡無遺乎極之於日月所照之下窮之於霜露所墜之中是惟無血氣者耳凡有血氣而為人類者莫不尊之為元后而何一人之非其臣乎是惟非人類者耳凡為人類而有血氣者莫不親之為父母而何一人之非其子乎是則中國蠻貊聖人之所被者雖隨地而有別至於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則極其地盡乎人而無遺矣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

於此哉

勸聲名施及語語新穎此先輩鑿小通道處奇險可畏張尔公極贊聖化先輩如此次第結構况事理精微當細細推勘者乎乃知文之凌駕發意取便取徑者皆時習也

是以聲 錢

○○居敬而行簡

三句

錢 福

大賢論行簡而獨可其有本者其所見亦深矣夫敬以行簡則簡為有本矣大賢論行簡而以為可焉其有得於臨民之道哉聖人許其南面者以此昔仲弓之意若曰居南面之尊臨萬民之眾其可以多事而自擾乎亦可以無事而自疎乎必也勿貳以二存吾心於端莊靜一之中勿參以三置吾身於肅躬收斂之域使仁民愛物斂此心以為之權度而後簡以臨之事幾雖曰萬端而皆至吾前吾則鎮之以靜而自不見其煩擾也使安上治下收此心以為之主宰而後簡以蒞之變故雖曰不測而紛來吾側吾則操之以約而自不覺其業委也夫居敬則中

有主而自治嚴矣。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矣。是則簡不徒簡而簡由敬出。舉其大而小者亦在所不遺。至畧也。而亦至密也。簡其有不宜者乎。敬不徒敬。而敬與簡俱守其約。而博者亦所不廢。至密也。亦至簡也。簡其有不當者乎。故雍之言然。蓋以簡之要約者。信足以臨民。雍以為可。是誠可也。非誣也。簡之疎畧者。信足以憤政。雍以為太。是誠太也。吁。仲弓察理之明。聖人與善之速。兩見之矣。

若此題無義。鶴灘於敬簡二字。刻去浮妄。刺題之神。他人千百言不盡。皆雷同勸說矣。

○○文質彬彬 二句

錢 福

聖人於適中之行。必其為成德之士。甚矣。行於身。不能以適中也。若文

質不相勝。而相適者。非君子能之耶。夫子意曰。夫人於持身接物之時。

不能無威儀動靜之著。斐然成章。悉中乎程度。而可觀者。是文也。文勝

質則史。乃有適稱其文者焉。確然篤實。一本於悃幅。無華者。是質也。質

勝文則野。乃有適稱其質者焉。矜異頓之言。以得其文矣。而便便之中。

有恂恂者。寓靚恭敬之容。似得其質矣。而踧踖之間。有愉愉者。在是不

野不史。而彬彬適均。非君子其孰能哉。蓋其中之養也。有素而其德之

成也。有懌和順積中。而文則其所發之英華也。忠信篤寔。而質則其所

○質○字○別○

○質○字○別○

○文○字○別○

○文○字○別○

○君○子○見○成○贊○語○

○君○子○

○君○子○

行之胚胎也。渾然畢具而時出之，不知其孰為文，孰為質，而自爾其造均果何史而何野哉？註云：不期然而然。爾其相稱，又果何損而何補哉？○文質乃就學者身上說，言動語默威儀文辭皆是。此所以屬之成德之君子。今作文者皆講就世道奢儉制度文為上去，則便當屬之作禮樂之天子矣。何以屬之君子？然後君子。註云：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蓋君子是見成贊語，所謂德成而自然有此文質也。不是謂文質得中方為君子。此題時文錯謬極矣。存鶴灘作以式之。艾千子理確而詞不近時，得千子之評精神乃出。作者評者貴相遇如此。

○上如揖下如授

錢 福

約手容之高卑，著執圭之齊心。門人善記聖人也。蓋揖授之間，心之所存也。約高卑而必與心齊焉。聖人執圭之敬何如哉？昔吾夫子為魯聘於隣國也。皇華命駕，既脫於象魏之外，顯昂桓圭，方執於通攢之門，誠以是圭也。天王之所命，而一國之儀物存焉。先公之所守，而二國之符信係焉。鞠躬不勝，雖有以致其小心，而手容高卑自有以中其恒度。自執圭之上而言之，心之上，乃以手揖人之地也。上而過揖，近於稽首，則過恭矣。吾圭所在，吾君所在，陷吾君於過恭，辱斯近焉。如為使何故，自入門以至於升堂，上必如揖，圭首與統縱平也。奚有或彳馬以過高者。

哉。自執圭之下而言之。心之下。乃以物授人之處也。下而過授。幾於下帶。則近肆矣。吾圭所在。吾君所在。致吾君於近肆。禍斯臨焉。如為使何。故自通攢。以至於納聘。下必如授。圭末在膺襟間也。奚有或緩馬以過卑者哉。約高卑之間。而不過揖授之際。是手之所在。心之所在也。心之所在。圭之所在也。吁。一執玉而手容之中度如此。○按禮執天子之

器上衡。國君平衡。大夫綏之。士提之。夫子代魯公執圭。則當平衡。贊

大行曰。圭必九寸。圭上端不過揖。圭下端不過授。近作手有上下者

非此。文云。圭首與統。縱平。圭末在膺襟間。乃知前輩看書。精鑿爾。○

韓求仲先生

○存其講題之確。亦不必太張皇。奉承先輩也。○艾千子。○千子評確。

○ 勃如戰色

錢 福

門人狀聖人執圭之色。而極恐懼之深也。蓋恐懼莫如戰。聖人執圭而容色似之。其恐懼之至何如哉。昔吾夫子受魯之命。聘鄰之邦。方其執圭以入。鞠躬而行。其色之見於面者。果何似耶。吾想彼國檣介之相迎者。分列於象魏之下。蓋嘗獲覩聖人之溫良恭敬。於授館之頃。以為其入聘也。亦若是而已矣。今而即觀容顏。則勃然其變。有非初接之可擬焉。其邦縉紳之快覩者。班聯於庭陛之前。則嘗得侍來賓之穆。雍。於獻贄之間。以為在魯卿也。亦若是而已矣。今而仰瞻丰範。則勃如其變。有非平日之可同焉。誠有若俎豆方陳。而干戈猝至。秉戒誓之精明。

於鎮重請謚之際，雖未必料敵致勝，而臨深履薄之兢惕，自不能掩於其色也。凜斧鉞之威嚴，於肅殺神武之中，雖未必與尸折衝，而蹈虎持盈之悚慄，自不能匿於其面也。以大夫而載九重之威，以一人而通二國之信，雖欲不變，自不容於不變。雖欲不懼，自不容於不懼也。然豈有意而為之哉？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向非門人熟察而詳記之，則亦安能名狀之至此哉。

形戰色不克拘泥，前路頗得虛摹法。

○非惟裳

二句

錢福

服有非朝祭而居下體者，聖人所不苟也。蓋服非朝祭，則易於忽，居下則近乎賤，聖人於此，儉於殺而完其旁，豈肯苟焉而已哉！門人記之以謹衣服之制，可謂精矣。何則？上衣下裳，取諸乾坤，黃帝堯舜之所垂也。文武周公之所定也。及周之衰，家各殊俗，其於上衣之制，章采異施，領袪殊級，致謹之者有矣。下裳之賤，孰不忽易之乎？其於朝祭之裳，鍾黻所麗，鞞綬所懸，致辨之者有矣。惟裳之外，孰能簡察之乎？惟我孔子，則以朝祭之裳，貴乎直方。故正幅如帷，雖費而不及奢也。自此之外，何以取義於正幅，而為是奢且僭耶？於是省為削幅，而以齊視。要上則殺乎

其下矣。如惟之幅要。齊同廣。故袞績就要。雖華而不及靡也。既用削幅。何所設施。夫袞績而為是靡。以混耶。於是旁無袞績。而要有殺縫。齊亦。禮如其下。齊矣。殺其幅而不嫌於斜裁之分裂。昭其儉也。先王之制。無之不敢增也。殺以縫而取給於前後之聯屬。貴其完也。先王之制。有之不敢缺也。完且不費。以之為私朝之服。則便。以之為小寢之服。則安。以之為中衣。則孤。以之為明衣。則素。自朝祭之餘。凡裳之制。孰有不出於是哉。門人以必之一字為言。可見聖人一衣縫之間。一布升之費。無有所苟焉。不慎其公而忽其私。不詳其上而畧其下。無所不用其敬焉。非善觀聖人而善言法制者。不足以及此。

有尾

必殺之意。重別於公服。不重在省費。發符題旨。此等手法。與會試元墨同。李象一先生能詳于題義。

非惟裳 錢

公名真... 鴻難稿... 有

○ ○ 席不正不坐

錢 福

聖人至正之心一居處之間而可見也夫聖人本不期於席之正也心

安於止而自不敢忽耳此門人所以為善察也歟想其意豈不曰斯道

之在天下也一作一止莫非斯理之所貫也而自莫非夫人心術之形

見也但其心邪以僻者則多委於歌曲而不自知而動始求正者又或

忽於細密而莫之覺是皆心之未安於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居安之體

存於中者吾固不得而窺也而觀其一即席之間亦必以正而後坐焉

其居處之恭見於外者吾亦不得而擬議也而即其一踐履之間稍有

不正則不坐焉東向西向或南方為上核而朴非淺學可到也而所以居之以正者則固在

此處有極大的水漬印，以及多處模糊的墨迹和文字，難以辨認。

也。側席專席。或有時而變也。而所以居之以正者。則固在也。是豈聖人
之心。有期於必正哉。蓋隨寓而安之意。流行於日用之間。故一遇所處
而若以是為安者耳。使其稍有期必之心。則聖人之心。亦滯於物矣。亦
非以是為不安。而必欲去之也。蓋安土敦仁之妙。顯設於動靜之際。故
不擇所處。而若以是為不安者耳。使其少有固我之心。則聖人之心。亦
執於方者矣。故人但見其正。席先嘗以為處。君之賜然也。而不知於敬
君。則尤為可見耳。由是推之。而不正不食。孰非此意也哉。人但見其齊
必遷坐。而以交神之禮。然也。而不知於敬神。則尤為可見耳。由是推之
而正立。孰非此意也哉。然則即是心以觀聖人。則聖人之心。亦可

得而見。而執是迹。以求聖人。則失聖人之甚矣。此門人所以為善於體
察與。

能於止坐。見夫子內外合一。得學問之本。先生小題。以此為最。今所
傳勃如戰色等篇。脩極形容。開後來織經。故不入選中。

帶不錢

○○○邇之事父

二句

錢 福

內有以資其孝、外有以資其忠、此詩所以當學也。蓋學以明倫、而詩則無不備者也。事父事君、不學詩、而何資乎？昔夫子勉人學詩、意謂夫人倫之道、莫備於詩、而人倫之大、莫備於君父。是故以國而視家、家其近者也。一家之中、惟父為大焉。事之之道、豈易盡乎？蓋必咏蓼莪之篇、而後知親有罔極之恩、不得乎親、真不可以為人矣。誦小弁之什、而後知親無可絕之理、不順乎親、真不可以為子矣。感發於陟屺之幽思、奮激於凱風之悔責、與凡六義之所規諷者、何莫而非資其事父之孝者乎？詩之道、非止於此、補法後人宜效之也。而重乎父、以父而言、則在家之倫、如夫婦之琴瑟、

兄弟之損。筦皆備之矣。以家而視國。其遠者也。一國之中。惟君為尊。馬事之之道。豈易能乎。蓋必涵咏夫天保之章。而忠愛之意。以興。將順其美。務欲納吾君於唐虞焉。讀四牡而靡盬於王事。誦蒸民而匪懈於夙夜。與凡三經之所美刺者。何莫而非資其事。君之忠者乎。詩之道。非止於君也。而重乎君。以君而言。則在國之倫。如友生之相求。賓主之式。燕皆備之矣。是則內而事父。外而事君。學之為道。無以加此。而詩皆備之。若之何。而不學夫詩也耶。世稱王錢。以有此等文也。領遠邇。推廣君父。處皆題所應有。而措詞又復矜雅。與他篇訓詁體迥別。

○ 句踐事吳

錢 福

大賢舉越王之屈於鄰國。以見智者之能事大也。夫越之不能為吳敵也。久矣。孰謂句踐之智。而不能以屈於鄰乎。孟子蓋曰。智者以小事大。不特可驗於太王而已。彼文武之澤。將浹。而春秋之俗。已成。蓋以力相後之時也。時則有若句踐者出焉。振江東之一國。而與吳相率於東西。處海陬之一隅。而與吳聯屬於彼此。自夫椒戰北。而越王之形勢已孤。會稽行成。而夫差之聲勢遂盛。句踐於此。知義理之當屈。識時勢之難為。吳強越弱。弱固不可以敵強也。而委心事之。臣服之禮。無不至。吳衆越寡。寡固不可以敵衆也。而屈體下之。服事之禮。無不周。彼以其虐。吾

以吾敬彼以其逆吾以其順身請為臣以身事也妻請為妾以妻事也
惟欲延宗社之福而已一時之屈何計乎西子之獻以人事也幣帛之
將以物事也惟欲悅吳王之心而已一時之費何惜乎唯諾於吳王之
朝而其令無不承奔走於夫差之國而其旨無不順句踐之於吳可謂
盡事大之道矣厥後攜李之兵一奮而姑蘇之境遂空然則句踐之智
豈終於吳王之下哉
文有漢魏之風

○○王顧左右而言他

錢福

觀時君不答大賢之問其有為之志荒矣蓋志於有為者必急於求治
也齊王於孟子之問顧左右而言他焉烏足有為哉昔孟子有齊治之
不振冀宣王之改圖故先以二事發之而及四境之不治欲王反求諸
身也何王也知其為己之責而不能直受以為過狃於苟安之習而不
能好問以圖新其中心之慚不容自己也乃左之左之惟旋視以自解
右之右之徒回顧以求安雖未必有可顧之形而內省多疚不敢直視
孟子以為容則不能不假之以顧矣此其知耻之心不形於自責之勇
而施於左右之顧以釋己之愧也如此然猶懼孟子之說復及之也乃

釋此不答而別舉一事以開擬議之端。舍此不言而遽更其端以塞箴規之口。雖未必有當言之急。而忠言逆耳。將因其言而止之。則不容不假之以為言矣。此其論事之際。不急於為國之圖。而顧為無益之談。以亂孟子之辨也。又如此。夫四境之不治。誠愧之。則亦先自責而務於自修耳矣。左右之顧。何為哉。苟為治之大道。我未知之。則亦因其弊而求盡其詳可矣。他事之言。何為哉。要之。惟自修斯可免愧。不務乎此。而徒顧左右。愧終不免也。惟盡言。斯可忘言。不知切問。而徒述他事。其說將益長也。此喬古罔選義也。兩比窮齊王之情。步步深刺。仍刻之。先先輩能創奇格如此。

○事齊乎事楚乎

錢福

舉所介之兩國。審所事之一國。蓋滕介二國之間。有事之理也。於此而擇所事。果自強者乎。滕文問孟子曰。常情每迫於事變之臨。君子貴裕乎。變通之術。小弱如滕。而間於齊楚。不能不事矣。但倚強凌弱。漸肆吞食之謀。挺然雄恃。吾國東者。齊何可當也。將惟於齊而事與。然南之有楚。猶夫齊也。必將曰事齊而遺我。豈以我小於齊乎。吾見使齊之介。方舉於東。而守滕之師。已褫魄乎南矣。恃大侵小。逞狼貪之欲。屹然高壓吾國南者。楚何可當也。將惟於楚而事與。然東之有齊。猶夫楚也。必將曰事楚而遺我。豈以我小於楚乎。吾見交楚之物。方出於南。而伐滕

之兵已馳馬於東矣。事齊而不事楚，是結一齊之歡，失一楚之歡也。乃若惟以勝而悅齊，不因齊而激楚，如之何其可耶？事楚而不事齊，是止一楚之怨，構一齊之怨也。乃若惟以勝而悅楚，不因楚而激齊，如之何其可耶？欲一不事而相與鼎立也，則吾兵不強，固難兩抗，而民且受疲矣。勢不容於不事也，欲無所事而相與幣交也，則吾財不富，固難兩與。而國且告窮矣。理不可以俱事也，即屬之齊乎？屬之楚乎？之齊之楚，在寡人固懷兩端之疑，或楚或齊，在夫子必揅一定之見。願明以告我，可也。

此比發意極有步驟文字。

○○由湯至於

七作

錢福

邇繼世而有明君之迭興，此商道之隆也。夫英明之君不世出，而迭興於商代，則商道可謂隆矣。文王興周之難，不以此乎？孟子曉公孫丑曰：「文王非無能王之德，而商非可王之時，試觀其先世乎？正萬邦而革夏命，開以天無疆之基者，則有成湯為之祖；克鬼方而請殷邦，紹累世熙洽之治者，則有武丁為之孫；由成湯而來，相傳曾幾何時，不過二十餘世而已；自武丁而上，流衍寧幾何年，不越四百餘祀而已。然二世而有克終允德之太甲，七世而有嚴恭寅畏之太戊，穆穆皇皇，不特一二其人，也。十一世而有恪謹天命之祖乙，十二世而有紹復大業之盤庚，繩

繩繼繼。蓋有六七其人也。夫以一成湯。固足以基殷之根本。而况復有武丁乎。再一武丁。已足以壽殷之命脉。而况更有六七君乎。前作後述。而奕葉重光。祖聖孫賢。而後先相望。此所以延天命於無窮。固人心於不失也。文王值此之時。而由百里起。顧可易乎哉。典核而蒼雄。以近調相比論。先輩為商周彝鼎。

○夫志氣之

其氣

三

錢福

大賢論志氣之相須。而人當交致其功也。夫氣資於志。志亦有資於氣也。持其志者。又可不致養其氣哉。即此觀之。告子之失見矣。若曰。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有見於本末之相遠。而無見於內外之相資也。何則。人得天地之理。莫不有是志也。一有所為。四體不言而翕隨其所向。五官不令而從。蓋氣之所賴以為主者也。不曰氣之帥乎。人具天地之塞。莫不有是氣也。見於耳目而為視。為聽。運於手足而為持。為行。蓋志之所賴以為輔者也。不曰體之充乎。志以主乎氣。則有氣不可無志也。此而較之。則志固為至極矣。志非氣不輔。則有志亦不可無氣也。合

而觀之氣即次於志焉。夫惟志為至極也。不持之。何以為養氣之地乎。必敬以直內。而存養之功惟密。使湛一之天。不奪於攻取之欲可也。夫惟氣次於志也。不養之。何以為持志之助乎。必義以方外。而正助之私。不作。使剛大之初。不虧於稟受之後。而後已也。夫養氣則志益有所輔。持志則氣益有所主。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而不動之道備矣。告子惡足。以知此。

若發揮太盡。丑不須再問矣。隨題點綴。隱約可思。

○其為氣也

二句

錢福

論充於人之氣。有神乎理之功。夫氣也者。理之所待以行也。人能養以充之。其功之裨益。是理者。豈小小哉。孟子舉以曉公孫丑。其意切矣。謂夫浩然之氣。固吾人之可貴者矣。然使不適於用。則亦何賴於氣哉。蓋至大者。氣之體也。人能直以養之。全至大於充塞之餘。是其為氣已浩然於一身。而有不可遏之勢矣。至剛者。氣之體也。人能直以養之。全至剛於充寔之際。是其為氣已浩然於吾體。而有不可禦之機矣。由是義者。心之裁制也。克配是義。而一心之所存。妙合而成其功。道者。理之自然也。克配是道。而一念之所向。混合而效其力。由中而出。而推行極勇。

決之嚴義也。道也。成裕然其自足。不聞有疑憚之形。自內而生。而充拓致剛果之力。義也。道也。成沛乎若有餘。不見有濡溺之態。以正氣而助正理。蓋其所憑依。即其所自為。相合而相成也。固其必然矣。豈假借於外。而能有是成功哉。以真氣而行真心。蓋其所資藉。即其所自生。相符而相濟也。固其決然矣。豈要求於外。而能致是功效哉。夫以氣之所充。而關乎身心。道義之大如此。則身氣信乎不可無。而直養信乎不可闕矣。○道義即吾心所生。與氣合併而出。與告子義外相反。此文字字是義內。暗影下義外講。艾千子○配字從直養說來。方有遠於用。非虛言體段也。此文結到人身上。最是。

○○請野九一

自賦

錢福

大賢告時臣田祿之法。欲其隨地而異施也。甚矣法不可不善用也。然則貢助之法。其可以槩施之哉。孟子告畢戰意謂分田制祿。不可偏廢。固也。至其所以推而行之。又有行乎其人者何也。殷之法。助法也。田以井授。其外八區為私田。其中一區為公田者也。顧惟野外乃平原曠野之地。於助為宜。况莫善於助。又有不可不行者乎。請子之君臣其在野也。為公田而行助法。畫地而井之。計畝而分之。借力於野人。而用其勞。助耕於公田。而寬其征。一如殷人之所以取民者。而以之治野。而取吾民。使夫都鄙之人情土俗。皆無不宜。而君子之卷。即此而在焉。斯已矣。

夏之法貢法也。田不井授於其常產之中，貢其十分之一者也。顧惟國中有山陵林麓之阻，於貢為宜。雖莫不善於貢，豈終得而不行乎？請子之君臣其在國中也，使什而自賦其一，度田而授之，計畝而入之。雖無公田之名，而其所賦者猶夫公田也。雖無井授之實，而其所賦者猶夫井授也。一如夏人之所以取民者，而以之治國，而取諸民，使夫鄉遂之人情土俗皆無不宜，而君子之眷即此而在焉。斯已矣。當助而助善者，固善也。當貢而貢，雖不善者亦未嘗不善也。向使以貢用之，野固不免於病，民以助用之，國中其不至無法可用者幾希矣。豈得為善用法哉。戰也，勉之。

○野用助國中用貢。孟夫子立言便包下潤澤二字。文亦隱見此意。

錢 福

○ ○ 卿以下必有圭田。於仕者之後，有奉祭之田，所以厚君子也。天祭以報本，而田以奉祭也。世祿常制之外，而有是焉，加厚之意何如哉？孟子告畢戰曰：世祿之制，滕已行之矣，而圭田之制所未備也。故一國之內有三卿矣，而卿之下有大夫焉，有士焉，曰卿曰大夫，官雖殊也，皆嘗戮力王室，而功在社稷者矣。曰大夫曰士，職雖異也，皆尽心國政，而德及生民者矣。可使其既沒而氓之乎？夫世祿之典，固有以及其子孫矣，而非祀則莫之報，子孫之祀固欲舉於宗廟矣，而非田則莫之供。於是有所謂圭田焉，必曰圭者，取明潔以奉祭祀之意。必曰田者，給賦稅以為祭祀之需。或典之以

都鄙之田則繇助法而取乎公田之入或與之以鄉遂之田則繇貢法
而取夫十夫之耕所以備衣食而修籩豆也蒸嘗之禮自此而舉矣報
功之意不亦盛乎所以給粢盛而供犧牲也祀禴之典繇此而行矣崇
德之意不亦厚乎夫卿而曰下者不專於卿也賢而有功之臣該之矣
田而曰圭者不專於潔也報功致敬之意寓之矣先王制禮之周忠厚
之意固有見於此哉

先生於經制題皆能灼見原本如補貢助處非學問不能

○○諸侯耕助以

二句

錢 福

大賢述有國家者之禮有以備祭物者有以備祭服者蓋耕助以耕粢
盛則祭物以備鬻桑以為衣服則祭服以緜向使諸侯而失國其何以
備是哉宜孟子述禮以明其當也意豈不謂所貴乎有國家者以其
能守宗廟之典籍云爾祀事勿備其能國乎是故祭必備物所以昭世
德之馨香致恭敬也而况諸侯立國正以率臣民而奉先者粢盛之事
其可委之他人乎故東作方輿為諸侯者則服鷩冕之七章祗造藉田
之百畝秉耒耜以有事而庶人助之西成納御廩以敬藏而宗廟藉之
以殷薦於以寔簋簋而誠敬流通於以格神明而儀物兼至若者豈

故為是劬勞哉。不如是不足以重其事也。夫祭必易服，所以備文章之法象，致齋明也。而况夫人具官，正以相夫子而主鬯者，祭服之事，其可委之他人乎？故蠶事告始為夫人者，則因公桑之既蚕，躬受世婦之所獻，居千乘之匹，而三纁勤於幅幃，布三宮之閒，而萬杼同於卒事。於以成黼黻而裸獻之，是將於以表文章而對越之，可服若是者，豈好為是勞苦哉？不如是不足以成其禮也。吁！諸侯之備祭物祭服者如此，以其有國家耳。苟失國家，則不克脩而廢其祭，吊其君不免矣。士之失位而不得祭，何以異此？而獨弗吊乎？
○考核古典而運以鴻章，彼枵腹者安能發義如此。是以知制義不學古，譬之聾瞽，徒受人憐。

○古之人未嘗不其道

錢福

仕以求祿而進，必以禮焉。蓋仕者人之所欲，古人固不異於今人也。然進之，不以其禮，又古人之所惡焉。大賢傷今思古，謂夫委質為臣，仕以求祿，豈但今人之所欲哉？古之人未嘗不欲之也。何也？蓋不仕則潔身以亂倫，無以行吾忠君之義；不仕則無田而廢祀，無以盡吾孝親之仁。是以古之君子，三月無君則弔，汲汲焉恒欲見用於世，有如男子生馬，而願為之有室也。出疆載質以行，皇：馬亟欲有為於時，有如女子生馬，而願為之有家也。是則人心有古今之異，而欲仕之心，則無古今之殊。古之人亦何嘗異於今之人哉？但古之君子，其出處之分明，去就之

公名... 錢福... 錢福... 錢福...

義審又於所欲之中。而知有所惡焉。蓋士之願仕。猶男女之願有室家也。仕不循夫天理之正。而屈己以徇利。是不待父母之命也。則又君子之所深惡焉。雖曰急於欲仕。豈肯由是以出哉。進不由乎道義之公。而枉道以忘義。是不待媒妁之言也。則又君子之所深疾焉。雖曰亟於得祿。豈肯由是以往哉。吁。古之君子。雖未嘗不仕。而又不肯仕如此。此其所以難仕也歟。

始終用客語代題。未嘗字又字。層層醒出。

○歲十一月

二句

錢福

王者濟涉之政。有常期。大賢必指而言之也。夫扛梁以濟涉。徒輿不同。緩急亦異。自非大賢指而言之。何以知王政之有若是哉。昔孟子議子產。以乘輿濟人。而論及於此。若曰。我所謂政。未暇悉舉。試就其濟涉一事言之。是在王者品式具備。惜子產未之知也。何者。司空掌土。歲有恒規。當川流之不屬。或航筏之難通。於是乎有徒杠焉。有與梁焉。先時而興。則妨農。後時而舉。則病涉。於是乎有十一月成者焉。有十二月成者焉。時乎十一月也。築塲納稼。農事收矣。乘此暇隙。鳩彼羣黎。而徒杠於是乎成焉。謂之徒杠。成則凡可為徒行之杠。無則創之。廢則修之。往者

過來者續杖履徑行，平平乎周道之安夷，深不厲，淺不揭，肩摩踵接，蕩蕩乎坦途之寧穩，而徒行何假於乘輿之備哉。時乎十二月也，塞向墜戶，民愈逸矣。及此宴安，召彼庶民，而輿梁於是乎成焉。謂之輿梁成，則凡可通車輿之梁，缺則補之，墜則復之，大而輓小，而軌方規，並進油然，無傾覆之患。服爾輔，輸爾載，車轍相尋，晏然無頽圯之虞，而車行豈待於乘輿之濟哉。是則成徒枉於先者，濟人為急，而功之小者，易以就成，輿梁於後者，濟載為緩，而功之大者，難以畢。緩急有定序，先後有常期，而每歲有常規，如此子產者，不務出此而區區於乘輿之小惠，則亦何足道哉。○文自典實，去偶比行，以古致乃全。

○其○事○則○齊○桓

則史

錢福

大賢論春秋之作，有事之存乎人者，有辭之存乎人者，蓋史之為書，不過載其事，文其詞而已。春秋之作，曾謂外此以為書哉。昔孟子論孔子作春秋之事，先此意謂史之為書，各有名，而春秋則魯之史也。然書不可以空言，其無所載之事乎。春秋之時，五伯迭興，桓文為盛，故即其書之所載者，或興師責貢，以糾合乎諸侯，或仗義執言，以號令乎天下，救菑恤患，則遣聘而通問，報怨疾仇，則圍地而侵國，日食天之變也，書皆有之，有年時之豐也，書皆存之，自始至終，歷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與桓文為先後者，比其迹而可觀，在桓文為同伯者，合其功而可考，使春秋

無桓文則無以為春秋矣。然事必假乎言傳。其無所繫事之文乎。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而詞之所云者。功業垂之典墳。皆其史之所見聞。言行歸之簡編。皆其史之所潤色。或世其家。而父子之政事。昭著於當時。或列其傳。而臣子之志節。明白於斯世。事可紀也。紀則史之迹可傳也。傳亦史之降。隱迄衰。更歷一十二君之間。先後於桓文者。則先後其事。同伯於桓文者。則同伯其事。使春秋無史官。則無以成春秋矣。因時而立政。隨事而有作。其事其文如此。若夫史外傳心之妙。不有待於孔子筆削之義哉。

單舉桓文。猶四時專舉春秋也。言桓文不獨秦穆楚莊宋襄在內。即

晉悼。晉平。吳夫差。與夫大夫專盟。陪臣執政。歷十二公國之事。皆在其中。時文專講桓文。可謂以詞害意矣。吾皆汰之。惟鶴灘先生作不犯此。艾千子該舉春秋大義。已見入下其義句。不須煩言矣。此先輩善于擒題之法。

其事則 錢

公名庚戌 錢鶴灘

○相秦而顯

之平

錢福

大賢舉古人所著之績明其賢也。蓋惟賢始可以成治也。古人者茂績於秦，非賢其孰能與哉？孟子告萬章曰：辱已有難於輔君，賢者斯可與圖治，彼百里奚也。既知虞公不用而去國，遂以穆公可相而之秦，以在虞所未試者一展而為相秦之舉，使其君三置晉侯，一救荆禍，勲業何昭昭乎！以昔日所未吐者一摠而為求伯之謀，俾其君益國十二闢地千里，功業何巍巍乎！然不特伯於一時而已，又有以垂法於後昆，由孝而惠，風聲尚賴其有存，歷百年如一載也。不直顯於當世而已，又有以貽謀於孫子，繼襄而莊，家法尚幸其有在，凡幾世如一日也。夫其所著

之績如此。是其圖謀允善，可與有為之才。誠當時之賢相也。借曰不賢，求其圖治且不可得。况成伯乎。韜畧允臧，可與有謀之士。誠彼時之賢才也。借曰不賢，求其君伯且不可克。况傳後乎。存其典核朴直。

○○孔子登東山

一節

錢福

大賢於聖道之大，必先擬之而後質言之也。夫道莫大於聖門也。遊之斯知之矣。大賢擬之而後質言之，有以哉。其意曰：孔子以天縱之資，承群聖之統，道莫有大焉者也。欲觀聖人之道，胡不即登山者以觀之乎。躡東山之巔，則魯地之七百一覽無餘。履泰山之巖，則禹服之五千極目可得。何也。所處益高，而視下益小耳。夫登高既不足於下，視大必不足於小。欲觀聖人之道，胡不即觀海者以觀之乎。鼓楫於南溟，則河濟益津之險，視若衣帶。揚航於東渤，則洞庭彭蠡之浩渺，若蹄涔。何也。所見既大，則小者不足觀耳。聖人之門，妙道精義，鍾焉。猶地之有東山太

山也。猶水之有滄海也。遊聖人之門。見聖人之道。然後知其可放可卷。而天下莫能載。可行可藏。而天下莫能容。百家之說。坐見其偏。諸子之論。頓覺其弊。其與登山觀海者。何以異哉。

題本詩家比興之體。故文以此興還之。尤妥在將末句另講。不似時文徑講成四句文字也。聖道莫能載。莫能容。將難為言三字。不拘泥聖言上。尤屬先輩老識矣。艾千子言如題後二語。必當並說矣。此獨不拘對觀海。另結聖道一破板腐之習。

○○歸斯受之而已矣

錢 福

一有反正之誠。即納斯道之內。此大賢之待異端也。夫異端所以為異。端正以其外吾道耳。一反正則亦吾徒也。豈復論其類哉。孟子急於引納異端也如此。且夫出乎此則入乎彼。入者主之。則出者奴之。此理勢之自然也。盈天地間。孰有能出吾仁之外。以為主哉。墨氏學仁而差之。兼愛將流於無父。而自去其仁耳。今而悔其差。而求入於吾儒之仁。是久出而乍歸也。又孰有能越吾義之外。以自立哉。楊氏學義而差之。為我。將流於無君。而自越其義耳。今而悟夫是。而求入於吾儒之義。是久離而乍返也。夫當其差之。時吾固嘗憫其同。有是仁而不知也。茲幸

廣大之論

悔其差而惟吾仁之歸。若極渴。欲飲。無地。豈暇顧其餘哉。即慨然納諸吾儒。天下之廣居而與之共居。使彼兼愛之非消蕩無餘。而後已。此非分吾所有以與之也。因彼之所有以引正其歧耳。吾亦嘗憫其同有是義而不覺也。今幸其覺吾是。而惟吾義之歸。若還珠返璧。驚喜不勝。豈暇論其初哉。即慨然納諸吾儒。天下之大道而與之共由。使彼為我之邪。掃除盡淨。而後已。此非因彼所無而益之也。即彼之所具而啓迪其路耳。是則墨而歸仁。墨即吾徒也。吾受之則墨而儒矣。楊而歸義。楊即吾徒也。吾受之則楊而儒矣。邪正之途一明。而從入之機立決。孟子之闢異端。其果闢之也耶。抑亦教之也耶。

從聖賢廣大處說得徹至方見受字中有引進有開衛兩意

歸斯受 錢

孟子卷之五 錢陽輝稿

○○○春秋無義戰

全

錢福

聖經不與諸侯之師以其不知有王而已夫所謂義戰者必其用天子
 之命者也敵國相征則無王矣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此春秋尊王之
 義而孟子述之以詔當世也蓋曰夫春秋何為者也夫春秋假魯史以
 寓王法撥亂世而反之正如斯而已是故來戰於郎戰於艾陵戰之終
 始也鄭人伐衛楚公子申伐陳伐之始終也然或諱不書敗或雖敗不
 諱其辭不同要皆隨事以示譏而已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誰與或稱
 人以賤之或稱師以譏之所書不同要皆因文以見賤而已以為合於
 義而許之者誰與但就中而言若召陵以義勝而猶有借名之力城濮

以威勝而不無假義之功。則固有彼善於此而已矣。而要之皆非義戰也。是何也。天下有大分。上下是已。天下有大權。征伐是已。然其分也不可得而犯也。其權也不可而僭也。故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所以正之者。天子之命也。而大司馬不過掌其制而已矣。諸侯而有放弑其君。則殘之。所以殘之者。天子之命也。而方伯連帥不過修其職而已矣。惟辟作威。而勢無嫌於兩。大君有命。而柄不至於下。移是征也。者上伐下之謂也。未聞敵國而相征者也。敵國相征。是無王也。無王是無義也。春秋之戰。皆敵國而相征者也。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然則春秋之諸侯。不皆先王之罪人耶。孔子之春秋。其容已於作耶。○法老而詞典。

○○衆皆悅之其

笑之

錢福

勇士之不知止也。小人是之。君子非馬。夫當止而止。斯不為君子所非矣。宜孟子即此以喻發棠之不可復也。意謂君子圖天下之事。有理存焉。理當為而不為。則失人。固不可當止而不止。則失已。尤不可。方衆人復以搏虎望馮婦。而馮婦之攘臂下車也。自衆人觀之。獨不以為有能者。多自秘愛身者。不狗人。吾求之而彼不吾應。亦未如之何也。已矣。自斯人之攘臂下車。而知其有兼人之勇也。而知其無自秘之私也。知其俯狗夫輿情。有功於茲役也。蓋感而悅之。同然一心矣。不知由為士者觀之。則必以為悔過者當不二。遷善者貴克終。彼求焉而吾不彼應。抑

弘治癸丑

崆峒先生文

第三部



李崆峒先生制義序

先生者可不謂有浩然之氣者哉方先生以小臣而抗疏斥大奸幾危其身然先生繇是益肆力於古文詞日益有名其爲歌行

古風沉雄悲壯有杜少陵之遺
及觀先生所評杜本似更過之
制義亦奇動以氣勝者也我
國家英傑蔚起盛著作然至於
崆峒如嵩嶽在望不能慢易稱

曰李北地豈易言哉

固城陳名夏題



李崆峒先生文目

學庸

唯天下至誠

一句

極高明而道

一句

論語

子曰人而無

可也

由也千乘之

賦也

可以為難矣

知也

子曰君子而

者也

管仲相桓公

其賜

君子求諸已

二句

譬諸小人其

也與

孟子

李崆峒先生

卷一

學庸

省刑罰薄稅

二句

德何如則可

王矣

令王發政施

之塗

使天下仕者

之朝

如此然後可

一句

吾聞觀近臣

所主

天下之善士

二句

大目終

李崆峒稿

固城陳名夏百史手定

○○極高明而道中庸

李夢陽

心無累而事合宜此君子之修德凝道也蓋高明心之體中庸事之宜
 皆德也極之道之皆所以修德也君子之凝道也以此大哉聖人之道
 其待人而行者行之以至德而已天地我其參也萬物我其備也立三
 極大中之矩我之德也禮儀我其經也威儀我其曲也○直○人○理○處○總典禮會通之
 觀亦我之德也廣大致矣而高明不極則空廓放浪之境界非俊偉光
 明之膏襟矣奚以宰事精微盡矣而中庸不道則細詳忽眇之鑽研非

李崆峒稿

端○方○悠○永○之○蹈○籍○矣○矣○以○運○心○極○其○心○於○萬○物○之○上○一○私○不○留○而○形○色○象○貌○何○物○非○心○以○之○為○過○高○之○行○焉○非○也○極○其○心○於○萬○念○之○澄○纖○塵○不○擾○而○作○止○進○退○何○事○非○心○以○之○為○過○察○之○為○焉○非○也○心○不○為○已○甚○而○為○乎○人○之○所○當○為○近○之○而○毫○釐○之○差○也○何○有○念○不○在○詭○異○而○行○乎○人○之○所○當○行○遠○之○而○千○里○之○謬○也○何○有○是○故○發○育○峻○極○無○極○也○君○子○有○以○極○之○三○千○三○百○皆○道○也○君○子○有○以○道○之○吁○嗟○乎○此○君○子○之○修○德○以○凝○道○也○聖○人○會○道○之○全○故○懸○道○以○示○人○也○著○之○為○徹○上○徹○下○之○道○君○子○合○內○外○之○道○故○修○德○以○凝○道○也○體○之○為○無○大○無○小○之○德○聖○天○也○君○子○希○聖○以○達○天○也○在○易○之○乾○乃○統○天○而○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無○咎○者○明○哲○保

身之謂也、茲其為君子行聖人之道、

不將高明中庸倒翻一語理路深湛故文氣渾渾。

極高明 李

○○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李夢陽

唯舉一世而莫加其德、故陶一世而莫知其妙、夫德足以感人也、尚矣、
曾謂天下之至誠也、而不能化乎、中庸推致曲者之功、而極之化矣、又
以化不易能也、蓋蓄未豐者、則碩大之業弗成、而積既深者、則隆古之
業方振、其唯天下之至誠乎、培之以山岳之渾厚、而本體冲涵、此等是當時習氣滄之以
江漢之清明、而心源澄徹、合天下之善而充足之一動一靜、而觸處皆
真、一氣健之不息也、蓋貫百王而莫之加矣、盡天下之性、而完粹之一
隱一顯、而無往不實、一於穆之不已也、蓋窮溥海而莫之尚矣、一心既
真、則大本端於我、自有以通天下之心、一德既實、則皇極立於我、自有

以成天下之德。輝光流注於民物之表。雖不煩作用。將見暴慢者恭。矯偽者誠。四方一風。動之休也。而不徒動也。精英翕運於參贊之間。雖不勞訓詞。將見過高者中。特立者同。黎民一於變之會也。而不徒變也。屯庶之情。向擾而難齊也。自是鎔鑄於淳龐之中。而擾者定矣。萬邦之俗。向紛而難統也。自是薰蒸於太和之域。而紛者息矣。德隆於上。而下自融。道成於身。而世自泰。所謂唯天下至誠者如此。而化果易能乎。致曲之功。積而至於化焉。則至誠之能事畢矣。聖賢不既同歸也哉。吁。此堯舜在位而唐虞之化成也。吾夫子非不有至誠之德。而時位弗乘。則所化者及門之士。若季桓子輩。特見行可之仕已耳。故位以運德。化成天下者。厥攸繫哉。斯後世之不及若也。當觀雄傑之氣。籠罩一世。講能化。能見實事。

唯天下

李

○○人而無信

二句

李夢陽

聖人決信之不可棄。欲人知所自立也。夫信也者，生人之道也。人而無信，則失其所以生矣。謂之曰可矣，可哉。宜聖人決言以示人也。意謂人之所以能立於天地之間也。必有可取者在焉。求其所以可者，有信以為之本也。自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生人者，此信也。降衷秉彝，人所同得。人之所以得生者，亦此信也。故聖人也，性乎此者也。未有不信而能聖，賢人也，勉乎此者也。未有不信而能賢，苟人而無信焉，則雖有是形也，失其所以形之道。而烏在其為形。雖為是物也，失其所以物之理。而惡在其為物。吾見其中無所主，而惟我之任。我則偏。

偏則蔽○則昏矣○外有所慕○而惟物之徇○物則隘○則私○則曲矣○夫誠則神○則明○吾見神而明者之為可也○蔽而昏者○可乎哉○誠則虛○虛則公○吾見虛而公者之為可也○私而曲者○可乎哉○蓋在天無不寔之理○在人無不寔之心○人成天也○在天無不寔之理○人有不寔之心○人棄天也○此其所以為不可也○不可在於不信○則其所可不在於信○信耶○無信不訓○作無心○從聖賢學問本原說來○於人字開一步○理全而氣獨老○

○○千乘之國

賦也

李夢陽

才足以理大國之兵賢者然也○蓋國大則兵衆○非有才者不能治也○賢者以之○其為人可察見矣○夫子答武伯曰○諸侯之國○地方百里○民環四境○其伍兩卒旅○寓於鄉井者○誰能去兵○其牛馬兵甲○供自立向者○數有千乘○斯國斯政○才不足以附衆者○不無離次之憂○道不足以知方者○難獲師貞之吉○惟由也○七年教民之制○素所知也○况其兼人之勇○足以為三軍之帥○三年比及之畧○已所諳也○况其政事之才○足以即一國之戎○誠可使之治賦也○由之治賦○必能本先王寓兵於農之法○體人君為國設險之經○仲春則教振旅○仲夏則教爰舍○治其賦於蒐苗之間也○仲秋

則教治兵仲冬則教大閱。治其賦於獮狩之際也。攻圍戰守之節既練。則折衝禦侮之策得矣。孝弟忠信之義既明。則親上死長之風興矣。雖曰王孫賈善治軍旅也。視子路則不足為王師之司命。雖曰管夷吾能作四政也。視子路則不能無詭遇之愧色。由之才。可使如此。遽可為未仁者之短哉。

用成語。不無可議處。而先生率以勁悍勝人。雖有俗句。不得以游戲目之。

○可以為難矣

知也

李夢陽

聖人於賢者許其能。不許其不能。蓋仁者無私。而力以制之者難也。不行則制之云乎。豈曰無之云乎。夫子答原憲曰。人情之私。非一端也。若克伐隨事發露。而不可遏。若怨尤因物流蕩。而不可已。烏能使之不行乎。爾以廉靜之資。素有狷介之操。推克伐之鋒於退藏。歛怨欲之芒於消沮。止乎心。不露乎事。事之難為。莫過於此。忍乎念。不蕩乎情。情之難抑。莫逾於是。不謂之難可乎。難則難矣。仁則未也。何也。蓋仁者天理渾然之謂。一心既盡。群動皆靜。萬化既融。毫私盡融。皎如太空之未雲也。斤斤乎克不行。伐不行。果何心乎。大段有着力處也。非太公無我之心。

也澄如止水之不波也。憂憂乎怒不行，欲不行，又何心乎？尚猶是蓄待時也。非明覺自然之心也。子則曰：可以為仁矣。吾則曰：未知焉得仁？是則許其為難者，鼓以必為之勇也。不許其仁者，進以忠統之德也。此夫子意也。惜乎憲也，不再問也。

近於說書。然先生文最難得，姑存之。

○○君子而不仁

者也

李夢陽

有失德之君子，無全德之小人，蓋德之全也難矣。君子而猶有失德焉，豈有小人而能全其德也哉？且仁也者，本心之全德也。然失之甚易，全之甚難。若君子者，其天理之公，常勝乎人欲之私，律身持己，其心固在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或有時而不在，則亦有違乎仁而不自覺者焉。應事接物，其心固在於仁矣。然幾微之際，心亦有時而不在，則亦有離乎仁而不自知者焉。三月不違，則其違也。雖謂之不仁可也。日月至焉，則其未至也。雖謂之不仁可也。然則天下豈無失德之君子乎？若小人者，其人欲之私，常勝乎天理之公。雖曰均是稟也，而氣質之性，亡已久。

未有是人而能完乎德者焉。雖曰同是賦也，而物欲之蔽，錮已深，未有是人而能脩乎理者焉。鷄鳴而起，惟利是圖耳。其於仁也，奚有？惟日不足，不善是為耳。其於仁也，安在？然則天下曷嘗有全德之小人乎？吁！德之全也，如此其難德之失也，如此其易。聖人勉君子而懲小人也，亦深矣。

君子一此以及門作証常語而他人苦思不及筆力勁削。

○○○管仲相桓公

四句

李夢陽

聖人稱大夫佐伯之功，被天下而及後世也，甚矣。春秋不可無管仲也。匡一時而後之人，以利賴焉，得非仁者之功乎？此夫子所以錄其功也。想其曉于貢之意，蓋曰：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雖子穀仲之相桓，為未仁也。抑孰知管仲以其君伯而其所成者大乎？彼管仲之於齊也，被鮑叔之薦，而膺仲父之寵。夫固桓公之相也。齊居東海之國，未嘗主盟于中夏。桓公得其國而君之，亦未敢必其稱雄於列辟也。惟得管仲（作）擊（擊）以為之相，招携以禮，懷遠以德，而人心景從，遂為諸侯之宗長焉。一舉葵丘而臣不敢奸，君當其時，知有共主而天下之大綱不至於陵夷者。

仲匡之也。再盟召陵。而裔不敢謀。夏當其時。知有上國。而天下之大防。不至於顛越者。仲匡之也。然豈特終於仲之身而已哉。蓋自其身沒。以來。勲名垂于奕世。於今尊獎之。而冠履之嚴。猶昭然耳目之公焉。其雄風之所昭者。誠未易斬矣。聲施沿于列國。于今翊戴之。而兵車之強。猶赫然會盟之間焉。其餘威之所振者。誠未易熄矣。夫以仲之功。而人受其賜。於不窮。迄今江漢之上。慨最勝之遺事。而頌管仲之功。不衰。善方幸。齊桓得一相。而天下定焉。後世賴焉。又安得以其相為疑也哉。信乎管仲雖無仁人之德。而寔有仁人之功。賜也。何可以過訾之也。

此北地古文也。用聲調處。見筆之老。峻王唐猶似遜之。

○○○君子求諸已

二句

李夢陽

君子小人之異。以其求異之也。夫求一也。而人已之間異矣。君子小人之異。其異以此哉。且夫人孰不願為君子。亦孰不耻為小人。願君子小人之求。在人已之間。而君子小人之辨。亦即在於求已求人之際。所求乎已者。重則所以求人者必輕矣。而求已者。誰也。所求乎人者。重則所以求已者必輕矣。而求人者。誰也。吾嘗觀求於君子。而見其視天下之事。皆若已之事。視求天下之事。皆求以盡已之功。已未得也。而求之切已已得也。而求之專。其求已者。有如此矣。又嘗觀求於小人。而見其視天下之事。皆若人之事。視求天下之事。皆求以塞人之責。人未得也。而

公名... 李夢陽

求之急。人已得也。而求之殷。其求人者有如此矣。論所求。則求己者。此求求人者。此求論所以求則求己者。其究不至於失已。求己者。其究終至於失人。吾是以知惟君子。然後求諸己。亦惟求諸己。然後君子益進於君子也。惟小人。然後求諸人。亦惟求諸人。然後小人益流於小人也。學者其慎所求哉。

前前後後。只借題目發箇議論。總不被題束縛。惟天分豪宕。故手筆

員轉無碍。能作此等文義。林次崖先生

直是韓子原毀。比比承接。用排偶不見排偶。崆峒所以不愧大家者。以有此作也。

○○譬諸小人

也與

李夢陽

聖人於盜名者。而深致其鄙焉。夫人之可鄙者。莫盜若也。而行盜賊之謀於色厲者。獨非謂盜也哉。夫子意曰。君子之道。以實勝。不以名勝。彼色厲而內在者。固巧於求名矣。而豈知其倫於非類也哉。夫人而曰小人。小人而曰穿窬之盜。此其人何如也。吾意君子實勝以自安。而充其無穿窬之心矣。奈何欺世盜名。不免入於小人之類。矯情干譽。終自底於穿窬之歸。一以謀利而取人之燭。其情也。一以要名而慮人之察。其偽也。求之不以其實者。何以異於取之。不以其道也。吾知其與小人之穿窬者。相為一揆矣。一以好利之心。勝而慮人之得於所覩也。一以好

名之心勝而慮人之深於所察也。行之不由乎衷者，何以異乎得之不
協於義也。吾知其與穿窬之為盜者相為一致矣。無穿窬之盜之跡而
有穿窬之盜之心，無穿窬之盜之名而有穿窬之盜之實。天下孰不知
穿窬之可賊而不悟，色厲內荏者之為穿窬，即色厲內荏者未嘗不鄙
夫穿窬而不知其身自為穿窬也，可慨也夫。
似刺而實和，深心者得之。

○省刑罰薄稅歛

李夢陽

簡繩民之法，輕取民之制，蓋簡於法，則歛恤而不苛矣。輕於征，則恭儉
而不貪矣。仁政之目，孰大此哉。孟子對梁王曰：欲收王業之成功，盡行
王政之大務，彼司政典獄治惡懲奸，是刑罰固在，不可無者。今之君一
任其密，以羅民而莫之省矣。如民命何必也。為小民惜命，發刑罰之政
而省以仁之感，煩就約，不為殘刻之威，反虐以寬。惟務公平之體，刑一
人也，罪止其身而已，不株連乎族屬，罰一人也，責稱其情而已，不濫及
於無辜。縱使罪人斯得，亦必原其情，正其犯，不敢濫其科例，以為民厲
焉。夫刑罰不省，苛政也。苛政既除，將有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者矣。司會

總計賦賄致用是稅歛固在不可缺者。今之君一任其厚以剝民而莫之薄矣。如民財何必也。為下民惜財。設稅歛之政而薄以仁之。哀多為寡。不為撻剋之利。量出為入。但循惟正之供。稅一及也。遵彼常藝而已。不竭其所儲。歛一及也。經彼度支而已。不增其所賦。縱使國有大用。亦必汰其冗。節其費。不敢橫其誅求。以為民病焉。夫稅歛不薄。貪政也。貪政既蠲。將有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者矣。是其刑清政簡。既舒化國之日。物阜民康。自輕從善之路。固有王不待大而大國且畏矣。何耻不可洒耶。雖然。省非弛禁之謂也。薄非小貉之為也。易曰。不傷財。不害民。不害代之法。此孟子對梁惠意也。而對不及鹿門之寬博。殊能以精色。歷衆

○○德何如則可以

王矣

李夢陽

大賢引君於王道。而以心之足王歛之也。夫易牛之心。即致王之心也。齊王求此於心。而於保民而王也。何有哉。想昔宣王擁全齊以出治也。所志者伯功。而所昧者王道。何有於保民也。又何有於足王也。然而孟子欲因王心之明。以引之於王道也。始而因其何如。可王之問。而以保民教之焉。既而因其寡人可保之問。而以可保許之焉。夫王可以保民。則王可以致王矣。胡王竟不知其由。而諄諄然問也。豈其有王天下之德。而卒未得此心於所聞。胡龔之言乎。胡龔之言。王也。謂王不忍牛之敲。而心欲易之也。謂王不忍牛之釁。鐘而心欲以羊易之也。王而無

是○心○也○不○足○以○見○王○心○之○足○王○也○王○而○有○是○心○也○不○足○以○見○王○心○之○足○
王○乎○達○此○心○於○天○下○有○以○保○一○牛○亦○可○以○保○一○國○而○此○心○不○見○其○不○足○
約○天○下○於○此○心○可○以○全○一○物○亦○可○以○全○萬○民○而○天○下○不○見○其○有○餘○所○謂○
王○可○保○民○而○王○者○是○之○謂○而○已○矣○不○然○桓○之○止○於○為○桓○文○之○止○於○為○文○
正○謂○其○無○是○心○也○王○有○是○心○而○猶○不○足○王○焉○豈○易○牛○一○心○而○王○天○下○又○
一○心○也○耶○吁○宣○王○以○是○心○而○保○民○以○保○民○而○致○王○則○人○于○王○乎○觀○德○矣○
一○句○不○漏○又○復○見○筆○力○之○徑○削○真○古○文○老○手○

○今王發政之塗

李夢陽

能振王天下之本自來普天下之心蓋發政施仁王天下之本也能反
而行之天下之民不期來而來矣何欲不遂哉孟子告宣王曰以力求
大欲也難以德求大欲也易誠使弛鳥獸之恩而功先百姓一議政也
皆惻隱之敷布而朝野霑雨露之恩一出政也悉不忍之流行而生靈
誕陽春之惠民未生於此而生鮮老少溝壑之轉而士農有欣戴也民
未養於此而養弘閭閻樂利之休而商旅無咨嗟也夫仁政方行於一
國而仁聞即達於八表天下莫不有仕者仰仁政而起願仕之心弓旌
不必加也鎖衡門而載簪束大帶以觀光王之朝天下聚首之朝矣莫

李空同稿

不有耕者、傾仁政而興為氓之念、并田未及授也、負耒耜而出疆、把犁鋤而入境、王之野、天下併載之野矣、行貨之商、居貨之賈、皆欲藏貨於王之市、天下非無市也、以王之市、仁政之市也、道路之行、往來之旅、皆欲置足於王之途、天下非無塗也、以王之塗、仁政之塗也、吁、能反本則近者悅、遠者來、大小強弱、舉非所論矣、所欲雖大、豈待求而至哉、
並列五比、又即以本題作結體。

○○使天下仕

之朝

李夢陽

盡出潛之賢、向出治之所、必有以繫其心焉、蓋士不可以強致也、非國君反求乎用士之本、則賢才豈盡樂為之用哉、孟子之意若曰、齊仕國也、天下皆仕國也、仕者各仕其國、視齊猶己國耳、奚必於我、齊今齊有王也、王如發政施仁焉、圖治之美、恒溢於域中、而求賢之譽、遂延於境外、使天下仕者、若陳梁、若晉宋、封疆限矣、凡負才抱德之英、蒸然暮義而興思曰、盍歸乎來、吾聞臨淄真可仕者、一雲龍風虎之相從也、若秦楚、若燕趙、關山隔矣、凡懷瑾握瑜之輩、熙然相時而動念曰、歸去乎來、吾聞仕莫如齊王者、一順風縱壑之交驩也、脫故國而游新國、擔簦而

入勞也。豈人情哉。不召而多士集於王之闕下者。殆將圖事揆策。進退得聞其忠耳。固所願也。非王圖治之美。有以使之哉。舍已主而事人主。載贖而見耻也。豈阿好哉。不徵而群賢征於王之朝端者。殆將陳見悃誠。任職得行其術耳。皆所樂也。非王求賢之譽。有以使之哉。如是則士先歸以為民望。賢夾輔以弘功業。而大欲立慰矣。向使不以求賢為務。而徒危士臣以求之。則仕者且望望然去矣。疇克有是哉。大抵臣之求君欲行其志。有甚於君之求臣以資其用也。故人君求賢。不患賢者不至。惟患夫求端方也。而貪愚者進。求忠良也。而便佞者進。一邪一正。交至其國。以是同朝。而欲立政以風天下也。難乎難乎。孔子告哀公。不云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朴畧中見風濤。

○ ○ 如此然後 父母

李夢陽

既有以體乎民。方可以予乎民。夫人君每慎於好惡也。如是則能體乎民矣。其子民也。宜哉。孟子告齊王曰。彰天命以用人。而政胥行焉。此謀國之大要也。如用一人也。退一人也。不以一己之好惡為用。舍尤合一國之公言。而後頒黜陟之命。其用人何慎歟。如刑一人也。戮一罪也。不以一己之偏疾致大辟。必合一國之輿論。而後加鈇鉞之誅。其用刑何慎歟。夫用人之慎如此。聰明元后之存心也。御皇極而主群動。自能布公道以服乎人。用刑之慎如此。豈第君子之行政也。向離明而宰庶務。自能施仁恩以惠其下。好其所好。以民心而為心。蓋將君民同體。化異

李夢陽稿

骨以為親、而今而後為民之父母也、何愧惡其所惡、順民情而為情、蓋將上下相恤、視天下猶一家、而今而後為民之父母也、何忝傳曰、民之所好、之、民之所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其此類歟、為民父母、尚在用人之後、推廣治化、若以本章進舍、曲合、顧凌等、直書生之見耳、

○ 吾聞觀近

所主

李夢陽

大賢述觀人之法、於類從者得之也、夫人之主、各於其黨、觀主則知人矣、然則孔子之誣明哉、孟子曉萬章曰、嚴守身者、必嚴處人之際、善觀人者、當觀律已之常、孔子苟主乎非然也、吾聞之矣、彼有服在僚者、近臣也、近臣不有所觀、則禮義之閑、吾未見不免近有所蔽矣、將何所觀哉、亦曰居視其所與、理也、其不以近觀、而以所為主者、觀之、蓋其素履之操、有以立感、格之本、而朋至斯乎、自以來、類應之從、為主者、果以禮而進者歟、則彼其入禮門也、果以義而退者歟、則彼其由義路也、非禮也、非義也、則近臣必癡疽流矣、否則志行既違於所向、而相求必異於

所從方以類聚。孔詞何聞於人乎。是故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光於國者遠臣也。遠臣不有所觀則進退之是否未悉。不免遠無所稽矣。將何所觀哉。亦曰達視其所交情也。其不以遠觀而以所主者觀之。蓋其假館之定。預擇於方來之日。而同氣之求。遂決於至止之時。所主者若道義之門。則君子之所券可知矣。若權勢之家。則小人之喻利誠是也。一進焉。一退焉。則遠臣果侍人從乎。否則心迹既有所乖。而投分必難。所遇物以群分。孔辭何聞於後耶。是故觀遠臣以其所主。是則孔子遠臣也。仕齊仕衛之士。近臣也。得孔子王之必。其顏、季由之賢矣。于司城貞子乎。主之則孔子之聖。何如耶。或人之言証也。章聞之乎。亦異乎吾所聞矣。
此先輩正調。

○天下之善

善士

李夢陽

惟德冠乎一世。斯友盡乎一世。夫天下之善士未易友也。已既善以天下矣。何友之不可。孟子謂萬章曰。吾之寓形宇內。蓋邈乎其微矣。群薄海內外之衆。而吾子身於其間。縱日與之接。時與之訪。安能徧觀而盡識也。矧天下之抱一才者。以全才鳴者。抱一德者。以全德鳴者。何有於吾身。又何有於吾之友之也。獨不曰。天下之勢分矣。以一人之人。固無以當兆人之人。天下之善同矣。以一人之人之心。自有以合兆人之人之心。自立異於凡民。迥然為士者。流自挺拔於善類。巍然為生人望。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近言之。不啻鄉黨稱善焉。

已也。既有併包六合之氣象，動而為天，下道言而為天，下法行而為天。
 下則遠言之，不啻國都稱善焉已也。斯有徧交四海之規模，不必形與
 之投，日接天下之名士，自能心與之孚，日聯天下之名士，全才者友矣。
 而一才自擅者，亦斯與之友也。又不獨友一鄉之善士已也，不必跡與
 之合，時訪天下之良朋，自能神與之契，時來天下之良朋，全德者友矣。
 而一德椎負者，亦斯與之友也。又不獨友一國之善士已也，故曰天下
 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友至於是，則吾之進善無窮，出門皆蓋簪之
 友，則吾之取善彌廣，隨往咸麗澤之資。過此以往，不將與古人為伍也。
 哉。勉也。章乎。○後二小與題近。

律